

林如求 编

《故事林》精品丛书

海峡两岸故事

黑匣子之谜

漂流瓶

冤家路宽

公孙秋拜堂

蛤蟆滩传奇

丝绣情缘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《故事》精品丛书

林如求 编

海峡两岸故事

黑匣子之谜

林如求 著

台湾海峡出版社 台北 106 年 10 月 1 日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匣子之谜: 海峡两岸故事/林如求编. —福州: 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01. 5

(《故事林》精品丛书)

ISBN 7-80640-519-4

I. 黑… II. 林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N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0668 号

黑匣子之谜

——海峡两岸故事

林如求 编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省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斗西路 21 号 邮编: 350005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5.125 印张 2 插页 120 千字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0-519-4

I·365 定价: 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辑 痴情篇

丝绣情缘

漂流瓶

诗 缘

海峡情话

林树荣 / 2

林树荣 / 13

白玉林 / 21

孙英龙 / 28

第一辑 情缘篇

蛤蟆滩传奇

断镯情缘

秋哥与菊妹

双夫情

公孙双拜堂

吴邦国 / 39

顾文显 / 51

郑敬平 / 56

廖新中 / 67

郑敬平 / 75

第三辑 恩怨篇

上海第二次握手

金石恩怨

冤家路宽

林树荣 / 81

刘秋兴 / 88

陈国俊 / 105

第四辑 寻根篇

黑匣子之谜

报 孝

何荣国 / 110

单晓华 / 118

请神记

郑敬平/129

第五辑 报恩篇

一条金项链

张存杰/136

正当要求

宋建才/140

报恩院的故事

赵常勤/150

编后记

林如求/160

第一辑

痴情篇



丝 绣 情 缘

● 林树荣

丝
绣
情
缘

2

法国首都巴黎举办了一个“国际艺术精品”大展，虽然入场券的价格十分昂贵，但参观者仍如潮涌，展览会把整个巴黎都轰动了！特别吸引人的当然是源远流长，有着几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珍品！那些汉字书法、中国画、微雕、编织、绣品令外国人惊叹不已，个个翘起大拇指连夸：“了不起！”

这天一位来巴黎旅游的美籍华人也慕名前来参观，在“中国馆”他听到耳边一片赞美声，作为中国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。这位老先生叫许春，已过花甲之年。突然，他被眼前一幅名为“丹凤朝阳”的刺绣震惊了，像一截木头似的呆在了那儿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

“难道是她——？”他自言自语，嘴唇一阵哆嗦，用手按按狂跳的胸口，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。他觉得那太阳金光四射，耀得他睁不开眼，那只色彩斑斓的凤凰转身朝他扑来，他下意识地身子往后靠去。

“老先生，您身体不舒服？”服务小姐见状忙上去搀扶他。

“没、没啥。”他从失态中回过神，站稳脚跟，“谢谢你，小姐！”

她莞尔一笑：“老先生，您也是中国人？”她一脸惊喜，扑闪着大眼睛问。

“嗯。”他点点头，“请问——”他指指那幅刺绣，“这幅‘丹凤朝

阳’是哪里选送的?”

“上海。”

“上海!”他浑身又止不住一颤,急忙问,“上海什么地方?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他十分遗憾地望望她,叹了口气郁郁不乐地走了,走出老远还回头朝那幅刺绣望望,目光中流露出一片伤感。

第二天一早,他来到展览馆,找到“中国馆”负责人,把随身带来的一只小皮箱打开,从一个用绸子包裹得很严密的包袱里取出一幅刺绣,把它抖开。

“啊——‘丹凤朝阳’!”在场的两位服务小姐异口同声地发出一声惊叹。

一点不错,是“丹凤朝阳”!与展出的那副一模一样,显然出自一人之手。

“老先生,您这幅刺绣从哪里来的?”负责人惊诧不已问。

“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件事。另外想请你们帮助打听一下,她叫顾金凤……”他喉哽声阻说不下去了,取下眼镜用手帕擦擦潮湿的双眼。

大家都被他的凄伤感染了,神情一下变得严肃起来,屏息凝神听他讲述。

上海郊西有个叫顾镇的地方,那里的绣品远近闻名,被誉为“顾绣”。镇上的女子都精于此道,赖以为生。全镇技艺最高的数金凤妈了,有人形容说,她绣的鸟会飞,绣的鱼会游,绣的花会招来蜜蜂,因此一些富裕人家都喜欢请她绣些枕套、被面之类。金凤是她的独生女,生得细皮嫩肉,还未成年就出落得秀气水灵,像一只漂亮的凤凰。

顾镇有个大户人家,姓许,在城里开着几家工厂。每年金凤妈都要帮许家做绣活。那年许家要嫁女儿,所以绣活特别多,金凤妈

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便把十七岁的女儿也带到许家去帮忙。青春芳年的金凤在她妈指点下，技艺也不一般，绣出来的花草虫鸟栩栩如生。

那年夏天，许家少爷许春回家度暑假，乍一见金凤便被她的秀丽容颜吸引住了。在洋学堂里见惯了那些脂粉气十足的娇小姐，现在面对毫无修饰朴朴实实清清秀秀的乡下姑娘，许春顿感别有一番气韵。金凤虽布衣女裙装束素气，但她天生一副美丽的躯干，长长的胳膊，长长的腿，高高的身材，细细的腰，一根粗黑的辫子悠悠地拖到臀下，亭亭玉立，充满着青春活力，宛如清香四溢的一株荷花。她低垂着雪白红嫩的脸蛋，那双拿着绣花针纤如玉笋般的手在绣件上灵活地上下飞舞。许春站在绣房门口看呆了，心里不由发出一声赞叹：“简直是一尊东方维纳斯！”

金凤抬头见一位风姿秀逸的青年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自己，立刻觉得脸上热烘烘的，赶忙羞涩地低下头去。

“嗳呀，是少爷回来了！”金凤妈也看见了他，忙亲热地打招呼，“快进来坐坐！”

许春巴不得有人叫他，忙抬起脚走了进去。金凤妈拿起一条条凳，用布掸了掸放到他面前。他不客气地坐下。

“这位是……”他指着金凤问。

“噢，她是我女儿——叫金凤。”金凤妈介绍说，“金凤，快叫少爷！”

金凤立起身，羞怯怯地唤了声：“少爷！”目光和许春热辣辣的眼神相遇，羞得桃红陡然抹遍双颊，眉眼慌忙低下去，急忙坐下，止不住心头似有头小鹿在乱撞。

“嗳——什么少爷不少爷的！”许春手一挥，“听来多别扭！都是乡亲，还是叫我名字——许春吧！”说着站起身立在金凤身后看她刺绣。

金凤听到他走过来，心里一阵慌乱，手心里透出一片热汗，忙拿出手帕擦。

“绣得真好！快超过你妈了！”许春夸奖道。

“少爷过奖了。”金凤妈谦逊道，“咱们穷人家就靠这手艺吃饭，没几招怎么能在世上混下去？”

“说的是，说的是！”他连连赞同。

这晚许春失眠了，脑子里全是金凤的情影，“金凤！金凤……”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，一直到凌晨才蒙眬入睡。

以后他便没事找事地经常往绣房跑，时不时地找话聊。金凤碍着她妈，只偶尔同他说几句。

一日中午，天气十分闷热，知了在绣房前的石榴树上懒洋洋地鸣叫着。金凤觉得困，不由打了个盹。突然她感到身后吹来丝丝凉风，精神顿时一爽，回过头一看，见许春正笑盈盈地为她打扇。

她不好意思地揉揉眼，“呀”了一声：“我怎么糊里糊涂睡着了？”

许春盯着她问：“你妈呢？”

“这里的活剩下不多了，她去别人家接活了。”

许春一听喜上眉梢，真是天赐良机，以前碍着她妈说不上贴心话，现在就他们两个岂不自由自在！

“走，到树下歇一会儿！”他提议，见她忸怩，便伸出手来拉她。

“别……”她一下羞得满面通红，想挣开他的手却没能，只得笑着同他走了出去。

他们在树下的一张石凳上坐下来。金凤见许春笑嘻嘻地望着她，羞涩地垂下头，两手机械地搓揉自己的衣角。

“金凤，你真美！”许春抓住她白玉般的手，不容她挣扎，“让我好好看看你。”他把她身子扳向他。

她羞得耳红到根，不抬眼皮儿，心头像有千百只蚂蚁在爬。不

知怎地，每当这个稚气未脱的英俊青年出现在她身边时，她便觉得血发热，脸发烧，心发跳。她第一次见到他就感到他很可爱，很讨人喜欢。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念着他，产生出一种难以控制的激情。

她低垂的杏眼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，脸红得像一盆火。这羞臊的神态真是少女最妩媚、动人的时刻！许春不由神魂飘荡如痴如醉。

“我一定要娶你为妻！”他坚决地说。

“我不配……”她嘴里虽这么说，心里却像喝了蜜酒似的甜醉。

“不，我不在乎你是绣女！”他说得斩钉截铁，“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爹妈最疼我，他们一定会答应我的请求的！你肯嫁给我吗？说呀，说呀！”他摇着她的手臂恳求。

他诚挚焦急的神态使她又疼爱又可怜。这突然到来的爱情尽管那么直率、粗犷，却已使她春心荡漾，像吃了蜜般甜。她羞答答地微微把头点了点。

“金凤！”他狂喜地喊了一声，不顾一切地紧紧搂住她，发疯般在她榴红的脸上落下无数个吻。

金凤妈真的先去别人家干活了，留下金凤一个人在许家收尾。这对少男少女便形影不离，天天成双捉对。眼看活要干完，金凤即将离去，许春不肯割舍，灵机一动生出一计。

他对他妈说：“妈，你让金凤替我也绣一样东西。”

“你男孩子要这干吗？”

“作为艺术品挂在我房里呀！你给姐姐绣了那么多，难道就不肯给我绣一幅？”

她娘拗不过他只好答应：“好吧，你要绣什么自己跟金凤说去。”

“喂!”许春乐得一蹦三尺高,欢欢喜喜朝绣房跑去。

“绣什么呢?”金凤笑着问。

他沉思片刻,突然一拍手:“有了!就绣凤凰!一只金凤凰!”

金凤听了脸腾地红了,可心里却涌起一股甜丝丝柔酥酥之情:“你坏!”她娇嗔了一句,“单绣一只凤凰吗?”她侧着头问。

“嗯……让我再想想,噢,有了!再绣个太阳!”

“丹凤朝阳!”两人异口同声,为他们的不谋而合心心相印而笑了。

为了赶在许春归校前完成这幅刺绣,金凤天天从早绣到晚。为怕累坏她,许春偷偷给她送好吃的。

“丹凤朝阳”终于绣成了!这隐喻着两人爱情的绣品美不可言——圆圆的太阳金黄金黄的,灼人双眼;那只凤凰五彩缤纷,根根羽毛逼真,朝着太阳振翅飞去。

“快,快把它挂到我房里去!”许春拉着金凤飞快地奔出门。

绣品在他床前的墙上端端正正挂好了,两人坐在床上端详着。

“我是太阳,你是凤凰,咱们永不分离!”许春搂着金凤动情地说,“我们决不能分开!明天我就向我妈去请求。”

他的真情,他对她笃诚的爱令她感动,她温柔地把头靠在他胸前,静闭着眼,感到一阵幸福的眩晕。

“让我再最后吻吻你。”他把她的头扶起来。

她顺从地抬起头,睁开她那双脉脉含情的丹凤眼。他一下鼓起了海浪般汹涌的激情,止不住心旌摇荡热血沸腾,两双嘴唇紧紧咬在了一起,少男少女的心中顿时燃起了不可抑止的欲火,一对鸳鸯交颈了。

第二天,许春果真对他妈说要娶金凤为妻。他妈听了吃了一惊,以为儿子看什么书看邪了,在说痴话。

“别发神经病了，到你大学毕业家里自然会替你娶亲的，现在给我把书念书。”她劝说道。

“妈，我说的是真的！”许春急了，不遮不盖地说，“我跟她已经相好好些日子了！”

“啊——！”许春妈这才感到事情严重，联想到儿子要金凤替他房里绣幅东西，清楚他们已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”了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“妈，你说金凤好不好？”许春见她不干脆，紧逼着问。

金凤在镇上是百里挑一的，不仅花绣得好，人又长得漂亮，是大伙公认的。可她毕竟是个绣女啊！跟他们家门不当户不对。许春妈前思后想觉得事情不妥，可又不忍心冷了儿子的心，只好来个缓兵之计，说：“我又没说金凤不好，可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得等你爹回来再商量决定。”

许春听了这才稍稍宽心。

过了几天，许春爹回来了。他妈把这事跟他爹一说，他爹顿时火冒三丈：“什么？咱们家跟低贱的绣女家攀亲？成什么体统？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”许春妈赞同地说，“可许春这孩子很倔强，我怕……”她不无担忧。

“那就先稳住他的心。”许春爹想了一会，说，“我马上设法让他出洋留学。”

许春见他爹不明言反对，喜出望外，做着准备大学毕业后当新郎的美梦。谁知暑假刚过，他爹便替他办齐了赴美留学的一切手续，把签证送到了他手里。这不管是个晴天霹雳！许春欲哭无泪。他知道出洋留学并非易事，国内有多少青年人梦寐以求？可他又舍不得离开金凤。考虑再三，结果还是“大丈夫以事业为重”的思想占据了上风，他决定还是赴美留学。

在村外小河边，许春和金凤难舍难分，双双许下山盟海誓。许

春说今生今世非金凤不娶，金凤也表示她既把身子许给了他当然非他不嫁。许春把那幅“丹凤朝阳”随身带去了美国。

谁知只几个月，解放大军便横渡长江，许家随着国民党军政大员一起去了台湾。许春知道上了父母的圈套，气恨之极，便一人留在了美国。

听完了许春的叙述，中国馆的服务小姐们都同情地流下了眼泪。

“许先生，你现在有家室了吗？”负责人问。

“没有，我至今还是孤身一人。”

“佩服！佩服！”负责人翘起大拇指连声称赞，“就凭许先生对爱情的忠贞不渝，我也一定要把顾金凤找到！”

“多多拜托！多多拜托！”许春连连鞠躬致谢。

“许先生，前几年你为什么不去中国找找？”

“请人找过，可没找到。”他不无悲伤，“不知她是否还在人世？”说着他又忍不住潸然泪下。

半年以后，许春收到上海外事处发来的一封电报，说已找到了他的女儿顾小凤。许春攥着电报如堕五里雾中，我哪来的女儿？难道……他不敢再想下去，收拾了行李，马上飞往上海。

一下飞机，许春便迫不及待地朝出口处走去，两只鹰隼般的眼睛在迎候的人群中寻觅。忽然他看见一条醒目的标语——“接美国来的许春先生”。举着标语的是一位中年妇女。一看她的模样，许春头脑一阵晕眩。“怎么，是金凤？不，不，金凤已快六十多岁了，可她才四十岁上下。她怎么跟金凤长得那么相像？看来果真是我们的女儿！”

“我是许春。”他紧走几步到她面前说。

“爸爸……”她收下横幅，愣愣地注视着他，美丽的眼睛里滚出两行晶莹的泪珠。

“小凤！”他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一把将女儿搂在怀里。

小轿车直驶小凤家，一个多小时后在一幢别墅式的楼房前戛然而止。女婿和外孙早已在门口迎候，一阵亲热后，大家进屋。

许春在沙发上一落座便从皮箱里把那幅“丹凤朝阳”拿了出来。小凤接过来一看，欣喜不已：“果然是我妈绣的！这下可好了，我妈可以回家了，咱们全家可以团圆了！”

“你妈现在在哪里？”许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在浙江的一所庵堂里。”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许春越听越糊涂了。

“你走后不久，妈便发现自己怀了孕。外婆脑子很封建，认为有辱门庭，便不让妈在家呆。妈没法只得去了附近的一家庵堂，那里的师太心地善良收留了她。妈生下我后把我抱到外婆家，跪着哀求外婆无论如何要收养我。外婆终于答应了。为了掩人耳目，外婆谎说我是捡来的。我一直不知我的身世，直到外婆临终时，她才告诉了我，说我……”小凤说到这里早已泪湿衣襟泣不成声，“说我娘早出家做了尼姑。”

听到这，许春似万箭穿心，哭叫一声：“金凤！是我害了你……”他泪如雨下，良久才止住哭。

小凤继续说下去：“我到庵堂去认母亲，她起先不肯认，后来禁不住我苦苦哀求才认了。我要接她回去，她坚决不肯，说除非我找到爸爸，他终身未娶，她才肯跟我回家。她把自己在庵堂里绣的那幅‘丹凤朝阳’给了我，让我作为我们父女相认的凭证。这事我谁也没告诉。去年市外贸局要在国外搞展览，来这里收绣品，我便乘机把它交了出去。想不到真会这么巧……”

“那你妈怎么会去浙江的？”许春问。

“文革时附近的庵堂被造反派毁了，我妈便投了浙江的一所尼庵。”

“那所庵堂离这里多远？”许春急不可耐地问。

“两百多里地。”

“走，马上去接你妈回来！”许春腾地立起身即刻要去浙江。

小凤看看表，说：“来不及了，到那里天早就黑了，庵堂也关门了。”

“唉——！”许春懊恼地叹了口气，颓然倚在沙发上。

夜里，许春怎么也睡不着，他越想越对不起金凤母女。他立在窗口，遥对浙江方向喃喃自语：“金凤，看来老天有眼，我俩今生今世还能结为夫妇。我要尽我一切力量报答你对我的一片生死不渝的爱情！”

天尚未亮，许春便催促起程，雇了辆出租汽车风驰电掣般直驶浙江。到了那所庵堂，见尚未开门，便举起两只拳头拼命砸。终于一位小尼姑出来开门。

“阿弥陀佛，什么人这么造次？”

“请问，金凤师太在里面吗？”许春火急火燎地问。

“师太在做早课，什么人也看不见。”

“请把这给她，她看了会明白的。”许春把那幅刺绣塞到她手里。

小尼姑转身走了进去，把门关死了。许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门口团团转。

“爸，别急，妈见了你带来的那幅‘丹凤朝阳’，肯定会马上出来的。”小凤见他急成这个样子安慰道。

“我怎么能不急呢？你妈为了我整整吃了四十年的苦！她这一辈子还能有几个四十年？我要马上把她救出火坑！”

他话音刚落，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，金凤师太果真走了出来！她

一见许春，脸霎时变得刷白，握住佛珠的手在微微颤抖。

“金凤！”许春扑到她面前，禁不住哭出声来，“我许春回来了！我让你受了那么多年罪，我对不起你呀——”说着他双膝一屈跪了下来，“求你今天跟我回去，我没有忘记咱们的誓言——我在外面一直未娶！”

金凤起先无动于衷，像尊菩萨一动未动，听到他至今记着他们当年的海誓山盟时，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肩头一耸一耸地啜泣起来，俯身搀起许春。夫妻泪眼相对，突然都张开双臂扑向对方，抱头痛哭。

“爸！妈！”小凤也失声痛哭，一手搂着她爹，一手搂着她妈。

尼姑们走到门外，见这家人哭得昏天黑地，都双手合掌，连念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”

半年以后，一家中美合资的“顾镇绣品厂”建成了，厂长便是顾小凤，不，她现在已姓许了，应该叫许小凤。顾问是她妈顾金凤；董事长不说大家都猜得着，自然是美方代表许春喽。

在工厂开工典礼上，许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他说：“我虽然是美方代表，但我没忘记我是中国人，更没忘记是顾镇人！我要让家乡美丽的‘顾绣’漂洋过海，饮誉全球！我要为改变家乡面貌、为家乡人民早日走上富裕道路而努力奋斗！”

他的话讲完，台下爆发出了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，似春潮，似雷鸣，似顾镇人奔向小康的脚步声。